

林岗：

我的“三本书主义”

一 从散步时的“东想西想”到成书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写一本书。1998、1999年的时候，我还在深圳大学教书，那时候每天都散步，脑子就会东想西想。我觉得有些念头挺有意思的，同时，也有些问题已经思考好久了，就产生了想法：不如写几句吧。于是散步回去之后就写一写，慢慢就成为了一种习惯，持续了大概四五年。

这之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有随时记录的习惯，开始是写在纸上，后来有了电脑就敲在电脑上。写到2003、2004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脑子里的这种思索的兴趣和写作的能力，特别是写作能力慢慢消退了，消退了以

二 从头到尾没有“创新”的想法

关于写作我有一个“三本书主义”的理念。

第一，要写一本有趣的书。所谓有趣就是说，这个书从你自己的角度看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只为自己有意思而写。写作者应该写一本有趣的书，就是跟生活一样，如果一生找不到什么事情是有趣的话，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的冤？都白活了；第二，要写一本挣钱的书。我自己发过一个宏愿，要写一本能让自己脱贫致富的书；第三，要写一本学术的书。

从我自己来说，有趣的书已经实现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有趣；发财的书呢，我一眼望过去就是没有能发财的气象。没办法，我就是跟钱离得非常远；学术的书呢，应该说我已迈出了一步，但是非常不幸，我又退回来了。我有一本薄薄的书，讨论中国的口述传

三 为什么会写“恐惧”

我之所以会写“恐惧”，可能跟早年的某种恐惧有关。我出生在1957年，那么你应该知道1966年的时候我是多大岁数，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社会剧烈变化的开始。简单说就是，这个世界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前一天你还走进学校上学，但是过了不久，你就变成了受到排挤的异类，生活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种恐惧倒不是说没有东西吃，要饿死冻死，它不是这样的，它是精神世界里的某一样东西突然不存在了。我觉得人有一种天性，这种

近日，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新书《漫识手记》分享会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举行。在分享会上，林岗谈及《漫识手记》一书的写作经过以及关于日常读书、写作的思考。

后心情就比较平和，就没有再写下去了。

当初写了多少也没有算，题目也都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来只有一个日期，后来我想日期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的某一段时间想过什么，那个具体的日子跟读者的关系没有这么密切。后来考虑到出版，就加了一个题目。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处于将要不惑的年纪，但是我写的东西都是“惑”的，你说是不是不如人家？这本书写完若干年，四五十岁的时候，才开始真的能够体会到一点孔夫子说的“不惑”是什么意思。

统和案头传统，这本书只能说是半步，我本来还想钻研下去，希望做一本稍微庞大的书跟之前的进行对接，但是后来我不大有恒心，被别的事情牵引，兴趣转移了，就没有写下去。如果运气比较好的话，就等下一轮再试试。这都是天意，不要太强求，但还是要有点想啦。

我觉得写作者，不管你有多聪明，不管你采取哪种写法来表达，已经有很多前辈在前面了。如果是一个房间的话，所有的窗户其实都打开了，你不想自己有多聪明，你能重新开一扇别人没有开过的窗户，早早抛开这个念头吧。我们不是生在一个原创的年代，我们只是追随某一类前辈的脚步，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在散文写作的传统里，我觉得也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创新”的想法。

天性促使人把这个混沌和混乱的世界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因为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是不可理解的世界，而不可理解的世界是无法生存其中的，除非你像阿Q一样麻木。这种恐惧支配着你去找某一样东西，它促使我在剩下的生命里去找到一个理解世界的方式，找到世界的秩序所在。为什么我会走上学术的道路，恐惧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其实我对书不是特别有兴趣，只是我给自己头脑里的世界建立一个可理解的秩序，需要前辈帮助的时候，才会看书。

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我之为山川，山川之为我

梁世雄风景速写背后的精神特质

对岭南画派传统的超越

梁世雄曾跟从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黎雄才学画，是当代山水画家。在关、黎二老一脉相承的学术渊源中，梁世雄秉持岭南画派师法自然的现实主义风格，注重以形写神，画风“兼容南北、秀丽雄强”。林墉曾说，“梁世雄的画准正平实，不狂不怪，不癫不乱”。精准的造型、严谨的构图、笔墨的锤炼、学术的深厚、本真而内敛的艺术品格，是梁世雄山水画一直以来为业界所称道的艺术特征。

近年来随着对梁世雄作品的整理，他70多年来的艺术探索中，较少为人注意却更有当代研究价值的速写手稿逐步公开，进入大众的视野。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速写是艺术创作收集材料的重要手段，是绘画的基本功。传统绘画中，速写给人的印象首先是记录客观物象的瞬间状态，强调叙事性、真实性、生动性和即时性。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速写的表达带有创造性，体现作者是对形的个性化理解。速写不应只从叙述客观的出发点来理解对象，而更应是一种记录心迹的图语方式。画家在描绘对象的同时，应

表现出作者的情意

精简表现，呈现出木棉顾盼多姿的意象形态。无拘无束的建筑结构描绘，写意传神、简言意赅，呈现了高度的艺术技巧。此类作品在写实之风盛行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美术界，尤其具有创新价值和时代意义，从而愈显弥足珍贵。

“山水速写也需要立意。山水速写，不但要求表现对象的质感和结构规律，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作者的情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只有这样，方能达到“山情即我情，山性即我性，我之为山川，山川之为我”，物我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梁世雄如是说，亦如是而为。在两张井冈山速写中，梁

从个人的观念和当时的真实感受出发，再现心中的自然。

梁世雄谦逊温和，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坚持注重写生、深入生活的绘画理念，画风淳朴。他的山水画作品具有鲜明的岭南画派注重写生、强调写实的艺术特征。然而，我们在他的速写手稿中领略到更多的灵性和才情，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速写，富有趣、自由灵动、给观众充分的想象空间，实则是一种精神的表达和对岭南画派传统的超越。

世雄生动地诠释了绘画理念。在画面中，画家以带着韵律和动感的线条，在尺幅有限的速写本上用品质的用线高度概括而直达要害，看似凌乱的线条，参差不齐、断断续续，实则是有秩序的结构表现；律动的笔触，是瞬间爆发的情感暗示的真实反映，记录下画家作画当时的冲动与激情；画面中画家用夸张与提炼的方式重构画面空间，鲜活的景物中流动的气韵和跃然纸上的生命律动，是艺术家心迹的图像符号，注入了浪漫写意的东方情怀。这种速写性的意义表达，概括而不失丰富，因真诚而高贵。



四 独立思考问题很重要

记得曾经有好几年，我非常疯狂地读哲学、读历史，还有语言学、生物学的东西，甚至很多神学的书，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都是读英文版，还有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我也是读原文。

其实有的时候不用担心是不是和专业相关，好书永远值得一读，不是说本专业的书就值得读。我觉得书有两类，有一类有营养，有一类不大有营

五 不要自我焦虑

觉得，你的生活态度，你的价值观，你跟你所看到的有些东西，天然地变得不一样。

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关键在于，我们不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自我，我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东西。自我实际上是在传统当中表达出来的，自我最终要变成个人能力，当你有个人能力的时候，不需要太反叛，实际上这个就是你的自我。

从叛逆到没那么叛逆，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拿我刚才讲的那一套去对一个年轻人讲，因为后半截

《漫识手记》三则

□林岗

而上方一定有一个上游。区别在于河流的下游我们可以跋涉而至，但明天却不能够亲历亲证。人类的这种处境昭示我们，无论长期性还是短期性都是关于此世的，它们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并不存在一种脱离当下此世的长期性。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行为的长期性和短期性的区别是怎样出现的？答案是人类大概是从行为和它的可重复性中产生短期和长期的概念。短期性就是行为的不可重复或可重复度低的意思，而长期性则可以还原为当下行为及其高可重复性。凡是不可重复的行为就是短期行为，而可以重复的行为就是长期的行为。长期和短期的分界线不是物理世界的时间，而是它们的可重复性。

激情

激情和理性存在一个明显的分别：激情是正在进行时态的，而理性是融合过去时态、现在时态和将来时

养，可能有相当多专业里的书是不大有营养的。但是有营养的书，你不会因为读了它们而阻碍你写出哪篇论文。当然，这个观点也不能强调得太过分，毕竟对于年轻的一辈来说，在专业领域里立足更加重要。我想起贾宝玉要学诗，他的私塾先生告诉他说，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只是发达以后再学不迟。那么，好的书“发达”以后再读也不迟。

是生活经验告诉你的。它不是那种获得性的教导，只有纯理性的东西是可以传递的，如果不是纯理性的东西，那就要靠生活经验的积累。

如果所有的经验都是可以传递的，那王朝为什么有一个固定的寿命？中国这么漫长的历史，二十四史可是记满了教训啊！为什么统治者吸取不了？——因为这其中不纯粹是理性。慢慢生活，慢慢想，自我就会自然形成了。我说这个话唯一的一点意思就是——不要自我焦虑。

（文字整理/陆洋）

土拨鼠

经验对生命意味着什么？经验是一只土拨鼠，不停挖掘通往幽暗地府的地道。经验积累越多，那只土拨鼠就越是在无尽地府的深处。生命随着时光的流逝，热情的火焰渐渐地熄灭，经验构筑了生命的安全藏身之处。它在他人永远不能到达的地府，它在他人永远不能窥视的深处，同时也在不能与他人相通的藏洞。生命龟缩在那个可怜的地方，自鸣得意，名之曰城府，字之曰老谋深算。透过那无人知晓的幽暗的地道，探头探脑地窥看周围的世界，权衡周遭环境与自己利害关系。其实，那只土拨鼠何尝不是生命的坟墓，凭着经验利爪不停挖掘，越掘越深，它毕生的努力就是埋葬生命。那只土拨鼠能窥见什么呢？除了属于它自己的地府。



农讲所颂（国画） 梁世雄 蔡迪支 林丰俗 陈章绩

让人耳目一新而更具当代性

改革开放后，梁世雄走遍世界各地，用手中的画笔书写对世界各地人情风貌的感动。速写是艺术家最具自由度的个性化写意表达方式，梁世雄的速写手稿让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精神的表达，他始终用赤子般真诚的眼睛看世界，用东方视觉表现世界风物，用个性化的图语方式呈现画家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同样是表现山林与瀑布，梁世雄在加拿大之行的速写中，以线条的轻重、虚实来表达北美山、草原的开阔空间，呈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雾迷蒙和恢弘气势。而在面对日本的富士山和箱根瀑布时，梁世雄更强调线条的装饰性表现和画面的平面化处理，在有意无意之间，隐约可见画家对日本浮世绘装饰性造型节奏的内在吸纳与融会。

同样是表现东南亚的海与棕榈树林，画家对新加坡都市和泰国渔村的画面处理方式却迥然不

同。在狮城速写中，梁世雄用高度提炼的、图案化的造型来表现新加坡穿梭的游艇、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和海边椰林。而在泰国的速写中，画家则用轻松的笔调，充满变化的、灵动的造型来呈现泰国海边渔村的野趣、安逸与宁静。

在欧洲之行的速写中，梁世雄以彩墨作画，画面造型简洁，用笔轻松，肆意挥洒，兼容西方色彩的光影技法和中国画的笔墨意蕴，中西方绘画语言在画面中和谐统一，让人耳目一新而更具当代性。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家是看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東西。”梁世雄速写中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对形与意作深度探索的艺术创作过程。画家“以心应物”，寻求风景背后的精神特质和意象表达，追求内心情感的视觉转化，实现个性化审美情趣与客观景物的交集。这无疑是对传统艺术语言当代性拓展进行的一种可贵的尝试。

著名作家严歌苓、苏童都光临了。我与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均为颁奖嘉宾。会中间，我与刘斯奋、苏童在会场一角的花园抽烟

文学创作的烟火味

□章以武

不能把沉香当烂柴

作家写字找知音，读者看字找共鸣。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能找到知音，因为他作品中的故事来自滚烫热辣的生活，烟火味呛人；他塑造的人物，读者抬头不见低头见，有血有肉，是熟悉的陌生人！

搞文学的人，首先要有一对爱的眼睛。面对五光十色的社会，生命如电光火石般迸发热情。作家不能是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甚至不以为然的。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内地作家来深圳特区采风，对热火朝天、缤纷璀璨的深圳新生活，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神采飞扬的呼号，一概不上心，映入他双目的是黑夜里的“黑牛”！他扔下一句话：深圳，只有一面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的！

他把沉香当烂柴了，奈何？

一个人合不合适搞文学创作，是不是这方面的“料”，这与天赋基因、个人阅历、文化素养、想象能力、文字功底，有密切关联，这里无法一一细说。不过，有一点我以为是挺关键，那就是你要有一对爱的眼睛，去发现，去捕捉，去思考生活中的闪光的东西、变化着的东西、大美的东西，新鲜感人的东西。

心向上、脚向下

文学创造，具体的写作过程，确实是一个人的上天入地，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一个人的张灯结彩。所谓一个人的上天入地，即储存在大脑里的各种信息相互汇合、碰撞、联结，想象的翅膀腾飞；所谓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指作家也要像竞技运动员那样，向预设的目标冲刺；所谓一个人的张灯结彩，即作家对自身的创作要有信心，文章是自己的好，关起房门称君主。

然而，这一切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工程，那就是心向上、脚向下。心向上，说得白一点，就是作家对大时代历史性的巨变，对大时代的脉搏跳动，对大时代中人的精神状态、生存质量的嬗变以及价值观的重新调整、确立，都要有敏锐的感知，都要“春江水暖鸭先知”，不可以一知半解、懵懵懂懂、不解其中奥妙。你既要有理性的判断，也要有感性的认知。脚向下，就好理解了，作家要深入到火热的生活第一线，与普通劳动者一样，同呼吸共命运。脚上有多少泥土，笔下就有多少真情！著名作家柳青为了写长篇小说《创业史》，全家搬至陕西长安乡下落户。青年作家路遥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长年累月在山野村寨里磨；在僻静的土屋里吞冷馍，吸穷烟，熬。终于写成了惊世之作。当他重重地拍响钢笔，从书桌边挺胸站立，挥动手臂，走进阳光时，他睿智的目光环顾四周，世界亮了！

这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做媒未成，写成小说

2018年4月，《羊城晚报》召开2018年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颁奖大会，十分隆重，著名作家严歌苓、苏童都光临了。我与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均为颁奖嘉宾。会中间，我与刘斯奋、苏童在会场一角的花园抽烟。刘斯奋道：“坐在前排的女士刚做了头发吧，香气扑鼻，头发上惹来了许多蚊子，可写一个短篇。”我听了愣愣，觉得有趣，至于这故事如何编织，心中无底。不过这念头，挥之不去，在心中发酵了几天，不少人物、细节纷纷冒出头来进入我的兴奋点，故事的脉络主题终于跳了出来：通过香云纱厂女职工吕小玉、花大钱扮靓，去高级发型屋做头发，喷发过啫喱，头发亮晶晶，好似停了许多蚊子，也确实惹来了蚊子，以及因这事，她与亲朋好友发生的种种纠葛、矛盾、冲突，让人啼笑皆非，最后还惹上了官司，有些喜剧、荒诞色彩。从而也揭示了在物质富裕的当下，年轻人应知晓布衣暖、菜根香，要知足感恩，不要浮躁攀比虚荣。这样，小说的社会意义就毕现了。

再说我的一个中篇《太老》，也是从时代生活中得到启发而写成的。我平生第一次做媒人。男的五十出头，丰仪俊拔，风一样开阔，是位画家，女的三十八岁，修眉俊眼，风情妖娆，钢琴师。无论从年龄文化气质看，都相配。然他俩双双见面后回答竟然一样：嫌对方太老！媒人未做成，小说《太老》却写成了，揭示当下爱情婚姻中，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交锋。当时，我大脑仓库里嘻嘻哈哈哭哭啼啼的俊男美女都挤进我这个故事的框框了。我从中编排、筛选、生发，形成了如今《太老》的情节。

时代一日千里飞速发展，电脑、网络、微信、微博、铺天盖地，天涯若比邻了。这里边，天地广，水很深，值得作家们深入发掘，那是文艺的用之不竭的富矿。总而言之，我们要练就一对闪烁着爱的光芒的双眼去洞察生活。

聪明的脑袋加笨功夫

有一位年轻的朋友问，文学创作有无诀窍？我说有，那就是聪明的脑袋加笨功夫。所谓聪明的脑袋与父母给的基因有关，这里强调一下笨功夫。笨功夫，就是长期坚持。我19岁在华中师大中文系读一年级，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第二次交锋》在报纸副刊头条刊出。如今年过八十，还在写。

文学创作要坚持不容易，太考人意志了。因为文学面对的是人生，况且，人是活的，不断地成长变化，人性又是多么复杂，把人写得栩栩如生，合情合理太艰难了。

文学创作与学唱歌跳舞画书法还有点不同。你画画画荷花，反复练，总可以画得有些样子，裱出来，好看。练钢琴，日久天长也可考个六级八级，弹一曲好歌，好听。就是因为有“匠气”的成分在里面。写小说就另说了，有的朋友苦心孤诣几十年仍写不出被人认同的作品来，于是，写着写着就无影无踪了。